

漕

運

通

志

漕道通志卷之九

漕議略

渠有變遷法有得失世有因革然後臆見出而議生焉議成而君行之謂之命否則空言也是故議之通塞存乎上政之利害繫焉詩曰詢于芻蕘孔子曰多聞而識之知之次也乃輯漕議略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于

江海達于淮泗荆川浮于江沱潯漢逾于洛至于南  
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潯逾于沔入于渭  
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

朱子曰並州三面即河其建都實取潯之利朝  
會之便故九州之徑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  
道

丘氏曰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  
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  
時貢賦皆駕舟役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  
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爲漕耳然敘水  
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則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按此本猶爲行師至良所論乃給國都也

### 孝文時賈誼上疏

其畧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饒道數千不輕致輸乃或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縣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縣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縣縣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負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按此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爲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議開漕渠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乘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涇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乘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

綏和二年詔求能浚川疏河者

賈讓奏言其畧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里土地必導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

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行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塵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一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於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域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人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環百餘里間河再西而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余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算金提

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開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出萬及河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尊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既田分沒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復其口以果爲石堤多張水門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旱則閉東方下水門既冀州水則關西方高水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爲抗稻轉漕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裨淺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

最下

黃也

末初七年安帝調涇水縣穀輸教倉虞詡爲武都太守  
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車具載僦五致一詡乃  
自將吏士卒行川谷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水開漕般  
道以人僦直顧借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  
萬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都艾行陳穎以東至壽  
春艾以爲田渠水少不足以盡地利益開河渠及通



漕河之道可以大積軍糧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  
南有事與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又所建也

晉謝玄爲前鋒都督旣平兗州玄患水道險遊糧運難  
難用都護閩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  
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

石季龍謀伐昌黎遣遼東曹娥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  
頓城無水而還因戍於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

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麗李龍將討慕  
容斃具船萬艘自河入海運穀豆千百萬斛于安樂  
城以備征軍之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水旱之備詔於  
蒲陝魏熊伊洛鄭懷邵衛外許汝等水次十二州置  
碁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  
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又遣倉部侍郎鄭瑋於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

運四十五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伐其後  
以渭水多沙流有淺深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  
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蒲關三百餘里名  
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七年四月於揚州開  
山陽漕以通漕運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  
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於租更無征防綠  
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工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揚州

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  
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碍須停當一月以上三月四月  
以後始渡河入汴河乾淺又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  
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  
始得上河入洛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  
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  
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  
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

倉內停貯，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等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慮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船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還本州，更得其船克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原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敵公私無益。耀卿為

京兆尹京師雨水穀價踴貴。奏曰：宜省庶司。扈從令  
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  
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  
車駕西還。卽事無不濟。人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  
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獲  
遇水旱。便卽匱乏。往者具觀。未徼之際。祿廩數少。每  
年轉運不過二三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少得  
安居。今寧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

前少有饑乏降詔募餉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且猶不  
及陛下非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爲  
下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  
廩常有三二年即無憂矣今日天下輸丁若有四  
百萬人每丁出錢百文充陝洛五十文充營寨等用  
貯納司棧及河南府陝州必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  
近任自出脚送納若能開兌漕計變陸爲水則所支  
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發進吳

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阻月既淹遂生隱憂臣  
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回從河口即  
分入河洛官自雇船在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  
屬水險則於河岸傍山車迴運十數里至二門之西  
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船下貯納水通既運水細便  
止漸至太原倉沂河入渭更無停留可省巨萬巨常  
任濟定襄等二州刺史詢訪故事隋亦在京師沿河  
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以此行用利便實深帝



入統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  
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照自淮江至京以來險古  
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爲轉運使始置河陰縣河清  
縣置柏岸倉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  
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  
倉真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  
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百萬石省  
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北運險澁頗有欺隱議

消又言其不便停費

###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

丘氏曰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種而所用備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上運人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免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糧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

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  
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  
屢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  
也其所費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  
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  
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陪償舉債需產無  
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  
幸而沈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  
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滯暫昇岸上過淺而復昇  
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  
而沈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滯爛亦可他用也  
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旣實滿艙中宜加  
之艙板之上護以竹簾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  
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  
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  
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所失亦爲省矣

始崇貞元四年李泌奏言

其略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甯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古納一旦復有異國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揚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

今徐州設兵備亦類此

八年中書侍郎陸贄奏請減京水運儲蓄量糧事宜狀

其畧曰蓋寡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糶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

人命在食封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  
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  
食而畜於貨泉若國家治安錢穀俱富悉然蓄息力  
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  
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利  
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須給  
用亦廣所以不計靡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  
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豈有餘而備所乏雖  
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餘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  
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  
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  
市之內餓殍相望斯所謂觀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  
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  
粟米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蕪之家猶困穀賤今夏  
江淮水潦漂損田苗凡與常時米貴加倍昨庶匱乏  
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穀

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災今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昂斗當錢一百五十二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入約州錢二引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二文其米既越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有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托其九而存其一餓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者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南湖南湖東湖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至渭橋輸納臣詳開可除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來舟早關補苴錢當在造作相之初從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運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北至中途切輝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船船江淮新

米子倉復空納填數輸以貯運頗亦協且不必每  
歲加般以增不及之費所司已憂舊例不許光源  
山運太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可陰太原等倉見米  
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粟克  
盈隨便盡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聚耗損增  
甚縱絲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  
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豈  
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  
憂仕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  
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又定量定所糴估價通計  
之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至太倉者穀價約四十有餘米  
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  
一十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十比較即時刊寄運務  
臣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  
則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抽撥時鳩集理必淹  
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年之念始慮貴周不必

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崇末制不費功於當代不流  
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缺應近於斯  
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特要其於  
詎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  
河陰運米七十萬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  
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  
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  
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漕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  
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  
五十文以救貧乏計錢六十四萬貫如節級所減運  
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督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款  
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以及東渭橋  
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  
價三十以上用利農人其米便於東渭橋及太原倉  
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



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稅糧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今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種之數得鳳翔涇陽邠寧慶麟步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除度支旋雜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雜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十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皆克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成運米脚錢諸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純綿四色即作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欲藏倉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諸且貸戶部別庫務充用本色請到便令折糴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純綿四時並依平估價務和農太仍取度支官書及車均贏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使計會和糴各量入

戶墾田多少先付價值立限納粟不願輸者亦勿強  
徵其有納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應所輸得米粟  
亦委此三官同檢覈分於當管城壁之內揀擇高燥  
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綠旗  
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糧畢  
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  
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  
之用來秋若遇順戍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  
邊備自修以討則有濟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  
所至乏食以欲糴則不為貪食將所遺恢復疆界得  
以遂其謀慶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  
抵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  
情猶當盡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  
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歲糧坐食邊鄙又有  
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  
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

按此因歲豐餘糧其  
輕重亦或可行之

### 論汴水疏鑿之由

張洎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  
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即今成皋山  
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甚  
乃於具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  
漯水其東北流至于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  
傍西山以東水勢不便流溢夾石碣石入于渤海  
所謂北過澤水至于大陸澤水則濁漳大陸則邢州  
鉅鹿榮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  
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合為一河言逆河者謂  
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准一河  
存焉今其東界在蒼梧河是也禹及於榮澤下分大  
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

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  
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若渠自萊陽  
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荥若渠  
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詣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  
河溝故漬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  
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  
石門渠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濟更注至敖山北渠  
水至此又兼邙水卽春秋晉楚于邙邙水自阪  
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汴水又東經滎陽北旃  
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爲陽縣西二十里三皇  
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  
小澗中東流而出爲渠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  
水謂之鴻溝東晉八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逼之不  
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渠流  
奔注而岸著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  
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子百萬開汴

水起榮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皆李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風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會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北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翰以江淮漕運經淮水及濤有沈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旣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僱廢節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淄口梁崇義阻兵襄鄆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祐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漕引流入琵琶溝經蔡

河至陳州合滎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  
填淤不通若欲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廐壽之間有  
水道而平固亘其中曰雞鳴山祐請疏其兩端皆可  
通舟其間合陸四十里而止則江湖黔嶺蜀漢之要  
可方州而至由是白沙樓東關經廐壽浮頓涉秦歷  
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江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  
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因家  
贛國受命以大梁四旁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  
海故十京尚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  
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所  
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  
天子置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是  
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  
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秣山托關縣市人而戰  
德宗蒙塵虜僞四百餘騎兵甲在郡國額布存而可  
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入原責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

各六萬人游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宜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容團練揀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數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輟數者有忠民金木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成會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也汴水橫亘中國西承大河漕張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車力疏鑿以分水勢場帝開明以奉巡遊數漕膠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

手  
意

真宗景德三年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達淮以呂梁之

險罷之

丘氏曰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漢明帝時工景修河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遵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場帝自板渚引河歷榮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蓋汴河舊自榮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淤沒不知所存而河則自中牟縣入于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于淮而占梁之險未有以之爲運道者惟晉謝玄肥水之役埭呂梁水以利運漕益濶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免罷由是觀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爲漕路始自

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嶺自武



陟縣入于河。陟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爲今運道云。

### 論回河

蘇轍曰。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出。適當中外區。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危敗事。切見左藏見繕。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累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補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木旱作沴。西危旅距。邊鄙騷。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二者有一。人計不支。雖使桑。年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駕下乎。今者。辛。漸。二。望。慈。生。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危。人。困。窮。旋。回。敷。塞。唯。有。黃。河。西。議。復。故。道。乘。之。經。歲。役。

兵二萬人蓄聚拍格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  
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  
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持召河北  
轉運司官上訪以得失近聞回河上議已寢不行臣  
平日汲憂蛭然釋去然尚期議者出執開河小水之  
策親權罷大役而立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  
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決口入地已深  
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  
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厥既無東西皆急  
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冬  
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  
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死  
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估天下知之亦足以  
明二聖愛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  
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言臣實爲朝廷惜之

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涇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蔭以北潑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其一自處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焚惑聖聰沮壞公議皆以三說籍口夫河大西流勢如建瓴引之於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環衛經北京漸歷邊陲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壅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虎潤故道則御河有可後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上飛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議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壅滅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原累尺粟米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涇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

亦如此遠為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誼治河之意  
比之故道處省兵夫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十  
里賦役全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  
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  
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壤無山河  
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  
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  
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恐  
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  
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迫而海口深淺勢無徙  
移臣雖非日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畧如此  
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北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  
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  
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  
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  
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

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部幾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寒凍來歲春暖就使與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取於不効而堅持之於上左右之臣不顧可否而隨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者一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絀然誰敢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宋神宗熙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奏言

其略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襄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疆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專議不逮周漢之世

而梁氏是因登樂是而虞之也。有所不獲已者大體  
利害運而賤師旅。依至師而為國家則定。今日之勢  
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  
渠為上。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  
供年額。汴河運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  
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克口食  
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大城。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  
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象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也。  
今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  
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  
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  
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  
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之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  
河。而惠民河新開。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  
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  
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

惟陛下下情起聖鑑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按此則今日潛河之於京城亦是建都之本

### 元祐間龍圖學士知揚州蘇軾奏狀

其略曰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糾積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基本之間公私所害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餘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會部前日所立科子會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總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爲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爲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填而發運使不復包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

雖有萬數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  
歲運斛斗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爲數而發運司獨以  
到京及府界實數爲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  
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發罰則發運  
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轉運弊害其畧有五一日發  
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諸倉庫斗作弊  
出入斛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  
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刻在夫錢米五曰在  
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剽取非理曝揚如此之類  
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  
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  
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  
擾綱稍於千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遠  
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  
京朝官兩員爲勾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逐  
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船



爲縣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  
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稍使臣人司筭常  
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  
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毫爲賞罰行此二者則所  
謂人存政舉  
必大有益

按蘇軾所陳綱運五弊切中今日當職  
者宜思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宋朝歲漕置倉於真楚泗三州轉運至京而三倉常有  
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粟載於真泗楚轉輸  
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  
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  
歟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爲便易前代所

運之夫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

今朝則是遠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

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

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

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

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

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牌之停留船楫之衝激

陰雨則慮泥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

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

移又借以充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

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歷

陳宋人轉般載鹽之法于前伏乞

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

分則受一分賜矣况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 元以江南運不便乃通海道春夏分二運

丘氏曰按海運之制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  
便指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  
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  
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  
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  
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  
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潮財賦每歲所辦糧  
克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  
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  
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比一萬三千三百  
五十里最後千戶般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崇  
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巡成山之西至  
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  
行風信有時自潮西至京師不漫旬日而已說者謂

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  
然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二年  
會通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通會河通利始  
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  
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  
之數所得益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  
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  
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  
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  
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  
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  
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克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  
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  
不臨事之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  
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  
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儲值今則專  
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當運儲積之糧  
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  
儒過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募元人海運之故道別  
道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  
河運而以荆西東湖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  
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  
防之先計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慮  
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  
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若夫占視風候之  
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旦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  
空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卽止則不與暴  
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卽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  
此可保萬全未無沈溺之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

言廣東海路至刺東爲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本  
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  
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賈師泰往福建  
以開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  
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  
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湖也

###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河

丘氏曰通州陸軌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  
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牒壩凡二十處所  
費益亦不貲况今廢墜已久廢費以東諸牒雖存然  
河流於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  
中

禁城之內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  
然後南出其路閉蓄戎非外人所得尊者言者往往  
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軌與

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舊須於城東鑿爲大潭積水以爲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濠山北轉東瀆於此潭又於分水入城處築牌以司啓閉仍於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爲巨牌皆禁中水非滿溢不啓自度曹牌以東每牌一旁皆爲月河以容候牌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衆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爲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淖車輻陷沒牛驛路蹙脚價踊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又留多費艱苦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咸欲復疏河道然自宋興之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況其牌費支兌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爲今之計請於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闢新路一道或一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爲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闢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坐而來者從右道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廝有欲居者皆許於

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卅許作  
浮鋪如此則民居既遠就河散行水易涸而况易乾  
運道自然不致深陷又於中道設一提舉司視街  
例首官一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許度費等  
所原設牌夫編爲甲乙專一修理道途大車入門免  
其納鈔就俾於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  
爲買輓石備工作之用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  
人等從公量定脚價分爲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陰雨  
北渾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數奏

固定例如此則輓轆通利所用不過民田數十頃可將  
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爲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  
費減數十倍况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河涸亦  
閑動經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牌設官聚夫官  
津民糧石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夫開挑上源疏  
淤壅塞修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種又  
移工作歲無寧月惡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



議止於國計  
未必無補

#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上言水利十有一事

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陝塔榆河引一  
車七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  
每十里置一牌以時步測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  
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俱河自白浮村  
至通州高麗莊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洩水缺口十二  
處為牌二十有四置牌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觀  
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轉之勞公私  
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舻蔽水大悅賜名

曰通惠

至元二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潭三

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  
牋河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季二寺至通州三  
十餘里河道淺澁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  
不通改用小料船般載淹延歲月故虧糧數

### 滲通惠河

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  
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白浮甕  
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澆田於舊牋河蹤跡導清水  
二目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橋  
河一畝土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墜為積水潭東  
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

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三百一  
十步塌碑一十處共一十座節木以通漕運誠爲便  
益從之百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吉成於三十年  
之秋賜名通惠凡役軍一百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  
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  
二計二百八十五萬上用楮幣白五十二萬鈔糧三  
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  
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牌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  
碑碑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  
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苦  
至是皆罷之其塌牌之名曰廣源牌西城牌二上牌  
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牌在和義水門西三步  
子牌在都城內文明牌二上牌在麗正門外水門東  
南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牌二上牌在文  
門東南一里下牌西至上開一里籍東牌二在都  
東南王家莊郊亭牌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

莊通州牌二上牌在通州西門外下牌在通州南門外楊尹牌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牌二上牌在萬億庫南百步下牌夫上牌百步成宗元貞元年四月中書省臣言新開運河牌宜用重一千五百以守護乘巡防往來船內姦宄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運惠河初這牌壩所費不貲雖已成功全籍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擬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運護降印給俸其西成牌改名會川海子牌改名澄清文明牌仍用舊名魏村牌改名惠和籍東牌改名慶豐郊亭牌改名平津通州牌改名通流河門牌改名廣利楊尹牌改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牌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日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爲未固計宜用碑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曆三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開挑通惠河安置牌座全籍上原白浮一車等泉之水以通漕

運今各枝及諸寺觀權勢私決隄堰澆灌稻田水碾  
團圍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澆山直抵大  
都運糧河隄隄泉水諸人毋挾勢  
倫決大司農司都水監可嚴禁之

## 黃河北徙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行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  
故河嘗橫流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  
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太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  
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支大有所瀉而  
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  
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  
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桑文景富庶之業而一極  
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自瓠子壅  
決而其流屯氏諸河其後河以于乘而德棣之河又  
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焉頰首是其委之多河之

大有所濟而力有所分大抵側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說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庶度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溢以爲之矣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皇元迨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隄起漕南訖嘉祥東西二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朝輩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矣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曹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系于文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于秦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 治河議

宋清溪曰比歲河決不治上深發之既遣平章政事  
尾某御史中丞李其禮部尚書本不化沉兩珪及白  
馬致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請用未之著乃  
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委以殺其流夫  
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著朶朶思西鄙方七八  
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大教腦兒譯言  
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  
赤里出之水山西合忽蘭之水南合也里木之水接  
至自東南然思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  
之東行又岐爲九派也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  
淺可涉又東約行九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朵  
甘恩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莫不刺  
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二千里  
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關即開提且地至哈刺別里未  
與納蘇洛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三水乃折流轉西  
至托崙止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委

望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  
磧石從磧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  
水必既速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  
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水至於大伾大伾而  
下灑爲二渠北載之高地潏降水至於大陸橋爲六  
河趨碭石入于勃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  
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  
河徙於陳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平壅塞至漢文  
時決酸棗東濟金隄孝武時決鉅子東南注鉅野通  
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渠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  
勢其益橫也連手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  
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復  
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  
又決於鉅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  
南凡濟四郡三十一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  
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



議至于宋特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  
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百里湍悍  
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泄以疏其怒勢萬無此理也  
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  
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于故  
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  
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力全其敢與  
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強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  
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溢  
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山地中行耳蓋財成大地之  
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途以河決歸于大壩  
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憤事者也曷  
竊憤之因備者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  
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  
瘳乎雖然此非濠州火  
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按景濂此議作于至正間予嘗聞前輩云禹貢曰  
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  
出千闐一出葱嶺唐薛元豐云得河源于崑崙蓋  
皆傳聞耳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  
蓋在崑崙西南憲宗命加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  
萬里而河源則在域內所謂星宿河得之目覩也  
景濂引據示人詳矣若夫  
治河多分其流亦確論也

## 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及胙城至  
北直隸滹陽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內  
至於大伾處地志魏郡鄆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  
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  
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  
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

未所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  
存存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  
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二東北流今會  
通河

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  
四度湮沒護城隄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隄  
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  
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  
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  
三年河盜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爲  
平地其自滎陽縣築堤至下乘海口千餘里名金隄  
自河內北至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西北  
抵滎陽觀下東止抵東郡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陽人  
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接  
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隄在滎陽縣東南  
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

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宦渡在汲縣東南境名是  
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隄在新鄉南境有  
渡皆因河徙而廢

國朝于祥符縣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  
橋遞運所封丘縣置中澗巡檢司中澗新莊二  
封縣置六崗驛大崗遞運所通許縣置雙溝驛大  
縣置儀安驛長宿遞運所新溝縣置首衝驛陳州  
宛丘驛淮陽遞運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徙而  
章

黃茂岡之日寒於弘治乙卯築三巨壩而防護之  
迺水南行運道無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橫奔頭  
二壩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壩暴水湧衝壩去十八  
之八總理副都御史保定劉公齊沐一祭追去  
二十步事聞

朝廷

天子遣劉公諭祭謝焉

元順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脫脫用言者於都城  
開河置牐引舍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  
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  
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况  
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漏  
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  
急宗社所在豈容悻悻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  
末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者

用不貲而卒以無功金口在都城西二十五里東麻  
谷卽盧溝東岸今都城南有三里河又東南有十里  
河城壞水漲自正陽橋東減水橋下入三里河經十  
里河至煙墩港入渾河或以爲卽脫脫開金口河之  
故道

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通惠河舟自  
通州達都城免都民陸輓之勞三十年清司官靳  
開旆河引榆潭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三十  
餘里淺遊糧船不通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脫脫  
開金口河引渾河之水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以  
郭守敬事觀之渾河水旣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

亦可通以漕司言及脫脫事觀之潭水既不可引  
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二者所紀事實扣牒  
本朝通州至京師自來陸運雖屢有言者欲開河通舟  
而竟不能行最意元始開通惠河導神山泉過雙  
塔輸河則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潭河注  
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其後值時亢  
旱二河之源以及諸泉皆微細故河淺而不能通  
舟漕司言因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  
淺澁殊不知渾榆二水雖引入新開牌河而其下  
流亦必至于通州別無走洩其淺澁不能載重者  
乃時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致也至於脫  
脫開金口河則因開河之時偶值渾河泛溢而致  
壅淤耳若當水勢平緩之時引之而又於分流之  
處爲之節制未必遽爾泥壅也使果水性善淤如  
是則自盧溝以至通州渾河經流之道至今淤爲  
平地矣豈理也哉蓋陸運直有得利而漕卒受害

元時亦多陸運故接運糧棧舉司有車戶之設隸  
都水監漕司之言未必不惑於車戶之私因時元  
旱而爲沮廢之計者今若不惑羣議修復元之舊  
河導引西山諸泉盡歸一河以達干城之西於雙  
塔之開渠引榆河入焉又於渠口置牌以待天旱  
水微於榆河東流之處築壩過水西出牌口由渠  
以達於都城之西雨潦水漲決但令水東由故道  
以殺其勢又尋金口河故道而開濬之築長隄於  
運河之東岸而置牌於分水之口設官卒以守水  
微則開牌以納水水漲則閉而築之水由一牌口  
來勢不全注旁又有隄正如寧陽置堰城牌壩之  
法既不於塞亦不爲害如此惟大旱之歲舟不能  
行雨若時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軍免四十  
餘里陸運之勞其爲利可勝言哉況近京之地土  
性堅實水之所經遺塞導引其法易施若以爲此  
河經歷賢切多矣果可漕運必不至今日是不然



水性有定者利害易見其盈涸不常者不可即一時之事而昧變通之宜苟遇引有方未有不可興利除害豈可以前人所及爲而遂棄不爲哉日元郭守敬始開通惠河舟至橫水渾軸流決水則前人固已爲之而有驗矣有志於興水利者不可不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具奏其畧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爲人順而成之斯爲大智我

朝建都勝地設漕運以給用後自真揚至通州僻海濤之艱險就裏河之便途牌壩相沿亭候相望

太宗文皇帝貽燕之謀甚宏遠而尚書宋禮平江伯陳宣贊理之功亦豈可誣哉自通州至都城僅五十里原有牌河一帶廢渠設卒故牌置官非無爲也而乃未究其志漕臣題奏奉有

明旨而竟莫之舉行京畿之陸軌窮蹙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以此五十里之近云衣帶水之河前元以一

人疏鑿而有功今乃累經建議而未就緒一難一易夫豈無所自哉訪得前元河道在於

官牆

外邊經過西山諸水從青龍橋海子合流於大湖橋水源盛大水勢洶湧慶豐平津通流等七牌畧於挑濬以時啓閉則水易乘而漕艘可行數世之享其利者曠此故也今此水從

皇城

中全水河流出非復曩時故道禁庭諸水深廣處甚多則其流之出於外者微細而其趨於河者緩弱七牌相去五十里有幾而高低就踰五十尺勢甚直遂夫水性本趨下者流既微弱而勢又直遂故易滙而難盈易洩而難聚所以未幾年間曾於此河般運大木即今營建木植并竹木雜料皆從此河而入積至月餘而後可剝運一次若糧船一齊湧到七牌並啓上源下來下流不接固有經十餘日而一船不得渡一牌者水行之遲不如陸載之速故寧就車驢之多費而不圖船價之輕省也

所以累經建議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視有用之河爲無用之水

先朝之

志終於未究貧軍之苦終於不甦也爲今之計合

無因十牌之遺址築五壩之新制又於其旁各置減水牌一座晴旱水小則儲蓄而不洩雨滂水大則疏濬而不壅每壩內置剝船一百隻每船可載一百石魚貫而行晝夜不息一晝一夜可運數萬石到大通橋京倉之東通計一百餘日而可運完矣車輛牌價每兩八石運船一隻裝三百石該車牌三十七兩五錢剝船價每兩可百石運船每隻三百石該船價三兩車價用其十而船價用其三

大通橋沿河起蓋倉屋數十間收貯剝到糧米次第挑赴京倉壩內合用船隻或漕運自備或張家灣居民車輛之家亦聽遣船覓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節黃況各縣土石見存官吏庸夫見有不必議再照大通橋至

陽朝關相隔四里二十九步舊有河二道今築城濠矣應否開通取自

上裁若必爲固城之計而不欲改關此河則四里之脚價費亦不甚多也再照自通州南門起至張家灣廣利牌一十一里長一千九百八十一丈係前元舊行牌河通州西水門外小板橋以西原有舊城河一道至西北城角轉至北門土壩止共長三百五十餘步以今年春夏間參將王佐督保運船由張家灣至通州東城門下搬入通倉就省脚銀一萬三千餘兩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徑達寔河則所省實多又不止於萬餘兩之脚價而已

總兵官顧仕隆議曰每年各衛運糧多至六七月內到京彼時農務正忙大雨不時車輛數少泥淖運行須用厚價雇車方肯裝載往往脚價使用不敷揭債上納展轉遲悞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通渠

國朝未舉間設立漕運。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自後。張家灣水旱剝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要得竊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搖動。遂將此河廢墜。不行。正德元年。有建議者。復舉興修題奉。

欽依工部

差官會同漕運參將梁璽。用銀二萬餘兩。雇倩

夫匠。重加挑濬。糧運又曾抵京。上納未幾。復被前項積年奸徒設計阻滯。仍前不行。近年營造大木。悉由此河。搬運到京。即此度之糧。船縱曰難行。剝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爲地峻水急。不能由牌。而上。上臣等愚見。若將此河原設五牌。少加修理。每牌下板六七塊。水大聽其漫流。水小任其積聚。每牌審度河道寬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共船二百五十隻。每隻用軍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隸總下官軍運糧到灣之時。借用駕使。恐不能濟。一聽參將王佐。委官雇人。樟駕本總。并該運官。交糧米。益上剝船。連軍協力。挽拽。參將王佐。總爲提

謂催督逐解盤運雖遇陰晴泥濘亦可達京大意  
相同制江各壩盤船之法若或天晴亦聽分僅車  
脚水陸並進庶幾濟益臣等勿見漕運日困使用  
日繁若專守舊法恐難拯救此河行亦可少殺車  
脚之費矣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臣等於淮揚地方動支漕運官銀雇募  
夫匠打造剝船置辦口袋完日送各將王佐處驗  
其委撥官軍管領船行之日省出脚銀以備下年  
添造剝船并各牌及近城地方蓋造廠房堆放糧  
木以防陰雨騰卸剝船毋使停滯若有假勢要名  
色包攬口袋及庫戶光棍人等敢為倡率妄言沮  
壞或別生奸計盜決河防聽科道官各勒併行朱  
將王佐督同通州分守等官訪拿問擬重罪枷號  
仍發邊衛克軍庶奸徒知警浮議自息而漕運可

行矣

西華縣志卷之九